# 报应

第一章

这并不是个热闹的路口，一边是个还在施工的建筑工地，另一边马路上也只有零零落落的几块招牌，人行道上看不到半个行人，只有我一个女子焦急的站在路口想拦辆计程车，我低头看了看表（已经快九点了……），懊恼着刚才实在不应该选在这里下车的。说起来也奇怪，从踏进这个大都会那一刻起，情况就一直不太对劲，好像是整个城市串联好一起来对付我似的。

我是昨晚先赶到台中，再坐最后一班自强号北上，抵达台北时已经快午夜十二点多了。走出车站大厅时，我忽然感觉到昏暗的灯光里，那些站在出口外……等着接送亲友的人们里头，似乎有好多双眼睛正盯着我，夜幕中的我没停下脚步去仔细分辨他们眼神里的讯息，只想着赶快先找个旅舍小睡一下。

走没多远就在承德路上找到了一间还算乾净的旅舍，柜台里那个大男孩接过证件要帮我登记时，看到我身份证上的彩色照片忽然瞪大眼睛，抬起头来瞄了我一下，两眼就在我脸蛋和相片间来回游移，好半天居然迸出一句“原来你叫江易蓉哦？”，看我一脸的疑惑不解，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只把证件和房间钥匙一起递了过来，转回头去盯着一台小小的监视器，就没再理会我了。

我本想问清楚，但仔细一看才发现，他面前那台监视器居然播放着成人影片，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正在萤幕里头打得火热。我没好意思再多逗留，拿了钥匙赶忙离开去寻找房间。虽然对於今晚的奇遇还有明天的约会，心头里埋藏着许多不安，但实在是太累了，等我脱了衣服钻进被窝里，几乎是刚碰到枕头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我从睡梦中惊醒，开始准备今天的行程。

我不敢去坐捷运，因为连捷运长什么德性都没见过的我；根本不清楚那是个什么情况，要怎么买票？怎么上下车？我只好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交通方式……公共汽车。

在站牌前等了很久才等到自己该坐的那一路公车，车厢里己经坐满了乘客，几位年轻的女性乘客抬头一看到我忽然间全都变了样，要不就挤到一块……一边偷瞄我、一边低头切切私语，要不就直接用那种鄙夷的眼光瞪着我，好像我是光着身体跑来搭公车一样。

光着身体……没错……那几位男性乘客看我的眼神，就像是我全身一丝不挂的站在他们面前一般。穿着制服的高 中生抬头偷看我几眼，再脸红心跳的低下头去，几个上班族装扮的成年男仕就乾脆满脸欲火的盯着我身上诱人的部位不放，活像是随时准备要把我压倒在过道上就地正法一般。

我有点心虚的瞄了周糟一眼，全是些陌生的脸孔，（这倒底是怎么了？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吧……），再怎么说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台北这个大都市来，我甚至已经好几年没离开过家门了。坦白说，如果不是其它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们的态度如此自然，我差点就要开始仔细检查自己身上的衣着，看看是不是哪边开线让自己走光了。

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似乎存在着年龄上的差异，好像只有那些年纪轻的眼睛才具备透视我身上布料的能力，年纪大一点的乘客却只能看出我身上衣着整齐，保持着都会生活一贯的冷漠态度，就像面对着空气一样的对我视若无睹。想想自己都已经上车了，我只好继续默默忍受着这趟怪异的旅程。

毕竟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公车一路走走停停，不断有许许多多行色匆忙的人上了车。经过两三个站后公车里头已经挤得满满的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了，我被人潮往后推挤到车厢中间去，就这样淹没在罐头中。本来想想这样也好，至少可以避开那许多年轻乘客异样的反应。不过这样的欣慰还持续不到一分钟，我忽然感受到身边那几个大男人灼热的眼神，更惨的是被他们贴着意淫了一会儿，我居然感觉到有人开始在偷摸我了，而且摸上来的手还不只一只，是七八只。

我根本动弹不得，想躲都躲不掉，想喊救命，人家是一群男人的集体行动，只要他们彼此作证说没有，你能怎样？我只能无助地挤在男人中间，从胸部到大腿，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任凭他们摸了个透。很快地他们察觉到我的无计可施，居然变本加厉，先是一人一边牢牢抓住我双手不让我挣扎，再开始脱我衣服，一下子我整件T 恤被推到胸部上头，胸罩背带也被人解开，只靠两条肩带垂挂在胸前，我那对D 罩杯的乳房整个露在外面被几只手不断抚摸着，“住手……不要……”

我低声不断哀求着，声音却被公车引擎的声浪完全盖过，根本没人理会。

不一会儿工夫，短裙的裙摆也被揭到腰部上面，里头的裤袜被往下褪到膝盖上，我只好死命夹住大腿，不让他们继续往下脱，可是他们却找到了另一种方式，一阵蛮力的撕扯，只听到丝绸被扯断的声音，然后我的内裤就整个消失了。

男人的膝盖粗鲁的挤了进来，把我两腿分开，两三只手就这样直接贴上了我最私密的部位。我身体本来就很敏感，这时只觉得自己两腿间被几根陌生的手指玩弄得湿滑不堪，男人们感受到了我的欲望，用指头轻轻拨开黏腻的阴唇，刚要顶进我那温热的穴口时，下车铃响了……车厢后方传来一个欧巴桑的声音“借过……借过……”。

人潮开始推挤出来，几个大男人还算有情有义（或是怕被人发现？），手忙脚乱的帮我把上衣拉好，这时我也顾不得胸罩和裤袜了，刚把短裙拉下来遮好，欧巴桑正好挤过我身边“借过……借过……哇迈落车……”，我连忙趁势甩开那票贴在身边的男人，跟在欧巴桑身后挤了出去。

和欧巴桑一起下了车，看着她慢慢走远了，我连忙躲到路边无人的角落里整理衣服，扣好胸罩的背扣，再从皮包里抽了几张面纸把两腿间残留的黏液擦乾净，拉上裤袜，这时已经没办法理会光溜溜的屁股了，我抚平衣服上的皱褶，从角落里走了出来，就这样来到了这个冷冷清清的街头。

这时心中还满是疑惑，不可否认，自己的确长得很美，虽然个子不算高，但一头长发配上瓜子脸，细致动人的五官，白里透红的皮肤，再加上前凸后翘诱人的身段，修长的美腿。从少女时期就很习惯接到男生的示爱告白，但从来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每个陌生男子都变成发情的动物，甚至不惜在公众场合强行脱光我的衣服恣意玩弄。为什么？

想着想着，远处忽然传来一句“干！金咧是伊耶！”，我抬头一看，工地大门前竟然聚集了五六个年轻力壮的建筑工人，满身脏污、性致勃勃地看着我，有一个甚至摩拳擦掌准备走过来了。（又来了？不会吧……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两腿发软不敢想像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情况，四处张望正想求援时，忽然看到路的另一头有辆黄色的计程车开过来了，我连忙挥着手跑上前去……“小姐，去哪？”

司机转过头来看看惊魂未定的我，“忠孝东路四段……刑事警察局……谢谢……”，司机瞄了一下我身上完好的衣物，又回过头去望了望前方那五个满脸失望的工人，边打档起步边用一种《事情看起来不像是有那么严重吧……》的语气重覆了一遍“刑事警察局？”，我笑了出来“别误会……是里面有位警官打电话约我过去的……”，“哦……吓我一跳……还以为你被……”司机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不好意思的吐了吐舌头，我看着后视镜里他那逗趣的表情，也不知道该回应什么，只觉得再讲下去只会愈描愈黑。

车速逐渐加快，风从前车窗敞开的缝里灌了进来，直接往后灌进我的裙摆。

我忽然觉得下体异常的凉爽，这才想起自己屁股还是光着的，“司机先生，能不能麻烦一下，等等有经过内衣专卖店的话，停一下……我想买个东西……”，“喔……好”司机点了点头，随口问了句：“你是要找女生的？还是男生的？”，我好奇的问：“台北有男生的内衣专卖店哦？”，“有啊……复兴南路那边就有一家，还蛮大间的……都是男生的内衣裤……”，我偷笑一了下，不好意思再多问下去，只想着回家以前，该去那里逛逛帮程买几件好看点的，省得每天老是看那些旧旧的四角裤在面前晃来晃去。

或许……我在心里偷偷盘算着，或许也帮达次买几件，想到达次那充满阳刚味道的身体，两腿间又湿润起来……《吱……》的一声；车停了下来，把我从幻想中抽离，我转头一看，车窗外的那块招牌写着……女性内衣……，“找到了哦，真谢谢你……”我看了一下计费表上的数字，从皮包里掏出两百元先递到前面“这先给你，你在这等一下好吗？我买个东西马上好……”，司机满脸笑容的把钱推了回来“不用啦，没关系，等等最后再一起算就好……”

店面不大，吊满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胸罩和女用内裤，让人眼花了乱，我努力克制住心头那种女性与生俱来看到美丽事物就想全部拥有的强烈欲望，随便挑了两件明黄色丝质的性感丁字裤，想到回去以后穿着让程大流口水，（或者……也让达次欣赏一下……）心里偷偷高兴着，“这里有更衣室吗？”，店员满脸堆着虚伪的笑容，仿佛像看到初进大观圆的刘佬佬一样的看着我“抱歉……没有耶，这种贴身衣物是不让人试穿的哦……”，我也没办法多做解释，只好付了钱……接过仔细包好的内裤，一头钻回那辆等在门外的计程车里。

“司机，能找个隐密的地方停一下吗？”我怯生生的问，司机从后照镜里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解“哦……好的……”，很快的转过几个弯把车子开进高架桥下那块小小的空地里停了下来，拉上手刹车后转头问我“小姐……这里可以吗？你是要……？”，我四处张望了一下，空空荡荡看不到其它人车，本来是想叫司机下车去买个饮料等等再回来，但又觉得叫他把车辆就这样丢给一个陌生人……换作我是司机，我也不会乐意吧。

“我想换一下衣服，你转过头去……别偷看……”，他听话的别过头去，还很体贴的把后照镜歪到另一头，似乎是常碰到这种情况。

这样的态度让我安心不少，赶忙抓出一件刚买的内裤，后座的空间并不大，我有点困难地扭动身体，最后乾脆把裙子拉到腰上，才顺利的把裤袜给脱了下来。

这时两腿间还是湿黏的难受，我打开皮包想再抽张面纸，却才发现随手带的那包面纸已经用完了，我在后座里前前后后找了半天，却没看到车上有准备面纸盒。

“小姐……你要找什么吗？”司机听到我在后座到处摸索，正襟危坐地开口询问着，“对不起……车上有面纸吗……？”，本来以为他会维持固定的姿势直接告诉我面纸在哪里，没想到他却是伸手从手套箱里拿出一包面纸，然后转过头来递给了我。我的短裙还缩在腰上，从腹部以下整个下半身完全赤裸裸的呈现在他眼前，霎时车厢里的空气似乎冻结住了，我满脸羞红的赶快一把接过面纸，“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你换好了……”，司机连忙又转回头去。

想想反正都被看光了，不管了，我张开大腿很仔细的用面纸把身体擦乾净，穿上内裤，拉好裤袜和短裙，抬起头才发现司机不知什么时侯又转过头来，视线还停留在我的腿缝之间，大概是从刚刚就全程欣赏着我的表演。知道被我发现了，他倒也蛮不在乎地把视线从我两腿间慢慢移到我丰满的胸线上，又回过头去从后视镜里盯着我的脸蛋瞧了半天，用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看着我。我转过头去不敢看他“我好了……开车吧……”，他默默的发动了车子，开出高架桥下。

计程车开回大马路上，忽然，沈默半天的司机开口说了一句话，唐突的把我吓了一跳“你阴毛很少哦……”，（你看都看了，有必要这么直接拿出来讨论吗？）我尴尬的不知如何回应，只好假装没听见，继续看着窗外。司机看我没反应，继续自顾自地说着：“……毛很少的女生性欲应该不强才对……怎么你会湿成那样？”，想想自己要是继续装聋作哑的话，他只怕会愈说愈难听，我赶忙没好气的回了句：“我性欲强不强都跟你没关系吧。”，

“也对啦……”司机用一种理所当然的口气简单答应着。车厢里又安静了下来，好一会儿，他忽然又开口：“女人也会爱看男人的身体吗？”，（真是莫名其妙的问题……）我从后视镜里瞪着他，这才发现他表情还蛮正经的，并不像是《我就是故意要拿一堆成人话题来骚扰你》的那种样子。

（好吧，就当作是正式讨论两性议题吧……）我认命的回答了：“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就会爱看吧……”，“嗯……也对啦……男人女人其实都一样……”

他又用那种理所当然的语调，“那女人爱看什么样子的男人呢？”，“这谁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审美观啊……”，“也对啦……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这时刚好遇到红绿灯停了下来，司机忽然又转过头来看着我“那你呢？你爱看什么样的男人身体？”，我瞪着他（该不会你是想脱光回报我吧？），脑海里忽然闪过一堆画面，一个又一个赤裸的男人，肥胖的男人身体、瘦弱的男人身体、一堆皱摺的老年身体、充满活力的青春身体、肤色白净的身体、满是刺青的身体，画面闪过铭程那黝黑结实的身体、最后定格在一个古铜色肌肉饱满的身体上……那是健壮诱人的达次。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半强迫的把自己从那些肉体的影像里抽离“不告诉你，……我们可以不要再讨论这些吗？”，听到我下了最后通牒，司机却露出一副《你不说我也清楚》的神情，转过头去不再说话了。

刑事警察局就在国父纪念馆对面的巷弄里，司机把车子在巷口停了下来，这时已经是九点半了，他忽然又问了句“你穿丁字裤不会觉得夹着很不舒服吗？”，“夹什么啊？”我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匆匆忙忙地付钱下了车，只觉得这个城市真的是莫名其妙透了，女人都莫名其妙的鄙视你，男人都赤裸裸的向你表现自己的情欲，甚至找到机会也不管你同不同意，就直接在你的身上满足自己的欲望，就连偷看你更衣的计程车司机，还好意思大剌剌的把看到的内容提出来跟你讨论。

站在国父纪念馆前面，我真想学学海角七号里的阿嘉，拿把东西来摔一摔《我操……我操你个台北！》刑警局是栋水泥外墙的老旧建筑，挤在四周那些玻璃帷幕的大楼中央，显得跟这个市区有点格格不入。

大门里正中央摆着个木制的值班台，一位年轻的制服员警满脸肃穆的坐在玻璃后面，另一位看起来有点年纪的秃头警官靠着值班台，跟他正在讨论着什么。俩人一转头看到我，年轻员警忽然面红耳赤的低下头去，那个秃头警官一脸似笑非笑的表情“江小姐是吗？，请到六楼……”，我咦了一声“我们认识吗？”，秃头警官笑着连连摇手“不认识……不认识……你快上去吧，我们副座等你好久了……”，然后又转头跟那位年轻员警继续谈论着，我只好带着满腹狐疑坐电梯上楼。

打开六楼的玻璃门，宽敞的办公室里排满了一列列办公桌，几十个员警低头坐在电脑萤幕后面忙碌着。我正想找个人来问，忽然看见角落里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一个男人垂头丧气地坐在靠墙的铁制长椅上，我急急忙忙走了过去“你怎么会在这里？”，男人抬起头来面无表情的看着满脸惊恐的我……那是蔡铭程……那个每晚躺在我身边的男人……

第二章

“你不是到台南去办事吗？怎么会在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不要吓我，你快说话啊……”，面对我连珠炮似的一连串问句，程却始终面无表情的看着我，紧抿双唇不发一语。“你是不是开车撞到人了？跟我说没关系，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的……”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我慌乱到几乎快哭了出来……抓着他的手臂死命摇着，这才发现他的手腕是被铐在长椅扶手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给你戴这个？”，像是抓到他的痛处一般，那条铐在长椅上的胳臂忽然使劲地把我甩开，程表情冷漠的转过头去，回复到刚刚那副垂头丧气的姿势，只是一丝心满意足的神色却开始慢慢浮上他的脸庞，我完全愣住了……

“江小姐是吗？”，身后响起一个彬彬有礼但却有些熟悉的声音，转头一看，一个中年警官姿态有点僵硬的站在我身后，他微微向我点了点头“你好，我是侦九科副科长，昨天就是我打电话给你请你过来的……”，他把我引到他那间独立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拉了张椅子倒了杯茶请我坐下，“铭程倒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你先别急，先请你看看这样东西……”，他从桌上堆放的资料袋里拿出一个打火机大小长方形的物品，物品外壳上印着细小的英文字，一块金属从外壳细长的一端中伸出来，“这是什么……？……打火机吗？”我看了半天实在看不懂，又递了回去。“你之前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他把那物品拿在手上举到我面前，眼神锐利的盯着我，“没有……”我笃定的说着。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似乎对我脸上的神情感到满意了，松了一口气，把长方形物品放回到资料袋里，“这叫随身碟……”，“随……身……碟……？那是什么？”（难道那是新科技能让人随身携带……要用时按个按钮……就能变成一个碟子吗？可是有谁出门会在身上带个碟子的？），他看着我脸上的疑惑，笑了笑“这是用来储存电脑资料的……”，我更讶异了，想想我们三年前才刚买的桌上型电脑，里头装的硬碟还是像书本一样的大小，什么时侯科技进步到缩成一个打火机了，还能够带来带去？“你没在使用电脑吗？”

“有啊……我房间里就有一台，不过都是在处理一些生意上的资料……记记流水帐什么的……”，“那你大概很少接触这方面的产品资讯吧……”，这倒也是，想到自己这几年在南投山上和程一起经营温泉民宿，过着近乎隐居般的生活，每天除了来来去去的泡汤客外，什么也看不到。“不过，这个随身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副科长表情忽然严肃了起来“这是我们在蔡先生身上找到的……”，我转头望着玻璃窗外的程，他依然低着头被铐在长椅上。“奇怪……我怎么不知道他有这种东西……？”

“那他拿这个做什么？”我忽然惊慌了起来，觉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一场罗生门里。副科长神情严肃的按了几下他办公桌上的滑鼠和键盘，“江小姐，请你先做好心理准备……”，他把电脑的萤幕整个转到我面前，萤幕上空无一物，“请不要太激动……尤其是……”他正经八百的微笑一下，“……千万别把我的萤幕给砸了……你知道的……政府最近经费拮据……”，然后他就伸手按下空格键，拿起资料袋默默地走出办公室去……

坦白说，一开始我以为这个城市的居民全是色情狂，从旅馆的夜柜到刑事警察局的副科长，每个人上班时都是边工作边看A片。只见萤幕上出现的画面竟然是一男一女全身赤裸狂乱地纠缠着，（干嘛放这个给我看？）我羞红了脸，忍住自己想跟出办公室顺便甩他一巴掌的冲动。慢慢的，我忽然了解原因了，拍摄影片的地方，居然是在我们提供汤客更衣的更衣室里，而那个全身赤裸窝在男人怀中不断呻吟的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天啊！我被偷拍了！）

我目瞪口呆的继续看下去，两个小时的影片其实是四段偷拍的合集，四个片段中的男主角各不相同，只有女主角始终如一就是我自己。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在更衣室里压着我尽情发泄完浓烈的欲望、然后换上另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在暗夜的温泉池中重覆着同样的行为，再来是提供汤客休息的大通铺里晕黄色的灯光下，这次换上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挤在镜头前面一起分享我那湿热性感的肉体。最后一段拍得最清楚，那是在温泉池旁的淋浴区，满是肌肉的古铜色身体在明亮的阳光下从背后抱着我激烈的活动着。那也是我唯一确切知道对方身份的男人，他的名字叫达次……

我不能置信的盯着萤幕直到影片结束，终於相信这一切可能真的是程搞的鬼，因为那些场景里也有我们欢爱的时刻，而且他还应该是最常出现的男主角，但长达两小时的影片里唯独缺少我和他的部份。

副科长走了进来，轻轻的把萤幕转了回去，“江小姐，我真的很抱歉，用这种方式让你明白状况……”他坐了下来，很沈稳的说着：“但我必须让你知道，这部影片已经被蔡先生上传到网路上了……”，（什么？！）我脑袋里轰然一声巨响，难怪……难怪那些陌生人……

旅舍柜台、公车乘客、计程车司机……会用那种方式对待我。原来我一直活在楚门的世界里，被公开在世人眼前的……还是自己最不堪的那个部份。副科长清了清喉咙，继续往下说着，那声音听起来竟是如此遥远：“大约是三个多月前……”

大约是三个多月前，这个偷拍影像档第一次被上传到网路上头，由於拍摄的手法很专业，加上影片的内容……嗯……，很快的在网路上引起轰动，档案在几个情色论坛上被传播的很快，当然我们也马上得到消息。

从影片中的场景和人物间偶尔出现的简短对话，我们推断这是从国内某家温泉业者手中流出来的，坦白说，我们询问过旅行公会以及相关主管单位，却没有人对影片中的场景有任何印象。

我们只好从电信纪录里去追查，但嫌犯实在很聪明，他只利用那些主机位於国外的中文网站散布，我们连络了许多外国的执法单位，才拿到确切的IP纪录，我们发现嫌犯居然是在全球到处流窜，一下子出现在多明尼加、一下子跳到卢森堡去，哦……不……不……你别误会，没有人能那么快速的在全球五大洲到处旅行，嫌犯很明显的是透过 TOR网路上线……很抱歉……这部份我真的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向你解释清楚，简单说就像是使用代理伺服器一样，透过另一台电脑转接来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的确，那些 IP 都是 TOR网路上的节点……

我们只好再请国际网路犯罪调查组织帮忙，费尽工夫终於拿到他真实上线的 IP 位址，这时才发现，嫌犯不但聪明而且狡猾，三个月来他只使用公众电脑进行犯罪……没错，例如网咖、卖场、三温暖里提供给所有消费者使用的电脑，而且他专挑那些没装监视器的场所，我们绕了一大圈，几乎就准备要放弃了。直到我们埔里分局有位同仁跟我们说起，他好像曾经在南投山上某个温泉民宿里，看过影片中的场景。

我们派员南下去察看，确定了是这家民宿没错。坦白说，刚开始专案小组有些成员误以为这影片会被散布到网路上是为了商业宣传……你知道的……你们的经营型态。

而……你……也可能是共犯之一……不，请放心……我始终相信你，因为怎么看，影片里你的行为动作……都不像是知道有镜头正在拍摄，更河况，这种偷拍影片被丢到网路上，我不相信看过的人还敢去你们那里消费。於是我们便开始跟纵起这家民宿业者的男主人，没错……就是蔡先生。三天前他离家外出，嗯……刚刚你一进门时我也有听到……他跟你说他要去台南洽谈公事，但是很遗憾，他其实是去了桃园，小组一位成员看着他在三温暖里的电脑上头重覆同样的犯罪行为，等他一走出来，就以现行犯身份被逮捕了，我们在他身上搜出这个随身碟……不……坦白说，里头不只这个档案，没错，里面有将近上百个短片……大部份都只有拍到你在温泉池里跟男客一起泡汤的镜头……我想应该是从很久以前他就开始偷拍了……这个两小时的影片，只是他从那上百个短片之中……挑选四个画质比较清楚的，和……嗯……内容……比较……比较……“……比较……比较……”副科长似乎找不到适当的词汇来形容，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我心乱如麻，转头望着玻璃窗外的程，坐在长椅上的他正好也望着坐在窗内的我，脸上露出尽是得意的神情。（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你要毁了我？）我在心中对着他呐喊着，（这一切……这影片中的一切……你不是都清楚的吗？），泪水静静的滑落我的双颊。副科长起身沈默的递了一张面纸到我手里，走到办公室外面，指着程喊了句“老赵，麻烦一下，把他带去四楼侦讯室……”，刚在楼下跟值班员警讨论事情的那个秃头警官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很快的程被警官押着走了过来，经过玻璃窗外时他又看了我一眼，双眼中竟是写满了浓烈的怨恨和报复后的快意，我仿佛曾经在哪儿看过那种眼神……，突然之间，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明白这一切，明白程为什么会这么做了。我擦乾眼泪……冷漠的看着警官押着他……押着那个我一直深爱着的男人……双手铐在背后，走出我的视线外，或者，也走出了我的世界……走出了我那被他搞得支离破碎的世界。

我呆呆的望着他们搭乘下楼的那座电梯紧闭的双门，这一生第一次体会到《哀莫大於心死》那样深刻到一片空白的悲凄. 副科长坐回椅子上，小心翼翼的问着“江小姐？你还好吗？需不需要休息一下……？”，我定下心来，伸出一根手指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我还好，也要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不过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是多余的了……”我吸了吸鼻子，“我只希望知道，您今天找我来的目的是……？”，他慢慢坐直了身子，表情严肃的说着“我请江小姐来，除了想验证我心中的推论……你是无辜的受害者……外，也希望你能帮助我们了解嫌犯蔡先生犯案的动机，以及影带的内容中……”他不安地看了看我，“……为什么会有影片中的那些行为……你是自愿的、还是受嫌犯唆使的？在进行那些行为时，你的意识是清楚的？还是……？”，我脸上微微红了起来。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找个女警来让你们单独谈……”，“哦……没关系……反正副科长已经看过影片了……，只是这段故事，会说很久……”，“那你等等……我倒杯茶给你……”他又走了出去，端了两杯茶进来，打开窗户，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菸灰缸和一台录音机，“你……抽菸吗？”，我笑了笑，低头从皮包里找出那包刚在公车上被挤压得有点扁的绿色淡菸，点上火，我深深吸了一口，抬头看着袅袅轻菸往上慢慢飘散在空气里，我轻轻诉说起自己的故事……故事很长，要从我十六 岁那年说起……

那是十年前，我16 岁，是家中的独生女，刚考上一所不算很好的普通高中，家境虽然很清寒，但在父母的宠爱下还是能够每天把自己打扮得乾乾净净的。我知道爸妈赚的钱只够我们全家勉强糊口，我也很认份的从不开口对父母作出太多要求。虽然没有外在的装饰，只靠着自己出众的长相，从国中开始我就常接到男生们写的情书，而且数量比其它女孩多更多。

不过，多多少少我还是会对同学们身上那些名贵的手表、香水和漂亮的饰品充满了期待和幻想。到了高中，出落得亭亭玉立的我更是成了同学们眼中的校花，男同学对我的示意更直接。坦白说，我真的不爱念书，也不太会念书，从国中一直到高中，学校生活能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就是那深埋在心中对物质金钱的渴望，以及那些围绕在自己身边不曾缺少的爱慕，不过我从来不曾接受过任何男生的告白，直到16 岁那年……

第三章

九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教室里闷热的让人只想打瞌睡，头昏脑涨的我根本看不懂老师在黑板上写什么，好不容易撑到了放学，娟忽然提着书包从教室那头跳过来拍了我一下，笑着递给我好几封香喷喷的粉色信笺“就知道你哦……一进校门就把全校男生的魂给勾跑了，我都快变成你的专属邮差了……”，“哪有……你别乱讲……”我看也不看……把一整叠信件丢到课桌抽屉里，安安静静的收拾起书包，“呦呦呦……真心换绝情哦……”娟戏谑地说着，“喂……你真的不看一下吗？里面有一封是大P 写的哦……”，“大P ？谁是大P ？”

我有点好奇的问着，“就那个吉他社社长啊……你真是美女多忘事……”，我脑海里浮现出那个迎新会带着我们作团康的白净男孩“他叫大P 哦？好怪的匿称……，没兴趣……不看……”，“啍！不看拉倒，你哦……就不要等到上课时再翻出来偷看……”

娟挤了个鬼脸勾着我的手，拉着我走出了教室。

娟是我国中三年的死党，她家境比我好很多，功课也比我强，不知怎的我们俩个就是投缘，本来她爸妈想帮她报名那所私立的明星高中，娟为了我这个死党，好说歹说就是不答应，硬是跑到这个破学校来跟我作伴，据说因此还跟父母大吵了一架。

走在中午12点的烈阳下，娟擦着额头上的汗珠“好热哦……我们下午去游泳好不好……？”，“游泳……我不会耶……”我随口应着，“那去玩玩水也好啊，走啦……我们下午去新中路那家游泳池……偷偷告诉你哦……”娟忽然装起神秘地低声说着：“那家游泳池有个超级帅哥救生员喔……听说身材超好，长得又超帅……”

一转头发现我正狐疑的盯着她，娟脸红脖子粗地急忙解释：“是莉莉告诉我的啦……她们几个几乎整个暑假都泡在那里……”，我啐了一声“小色女……”，“小色女也比不上你这个三秒胶啊……她们泡到皮都快脱了……也没泡出什么福利……”，娟忽然满脸邪恶地搂上我的腰：“要是我们家蓉蓉肯去哦……保证三秒钟对方就黏上来……拆也拆不开……”，“才不要哩！恶心死了！”我笑着一路追打她……毕竟是少女怀春的年纪，自己嘴巴上虽然说不要，但心里却暗暗藏起些许的幻想，只是要去，也必须先想办法解决花费的问题。娟虽然财力雄厚；也很乐於帮我应付这方面的问题。但我除非万不得己，一向不愿意占她便宜，总觉得这样才能跟她心无芥蒂的保持不变质的友谊。

中午回到家我挖空了存钱筒，这才发觉自己的财产只够付一张门票，付完门票剩下的钱……连一顶泳帽都买不起，更别提是买一件合身的泳衣了。妈妈把她那件珍藏多年的旧泳衣借给我，娟又说她有多一顶泳帽可以借我用。

於是那天下午，我穿上自己唯一的便服……深靛色的棉布连身裙。那是母亲在夜市摊位前挣扎了半天才买回来的，为了求个便宜的折扣，同样的款式她帮我买了三件。和娟就去了那家游泳池，刚到门口就遇到莉莉她们那群人，我在心中偷笑着，却也不免对这位让同学们魂萦梦系的《超级帅哥救生员》更多了一丝好奇……那是个私立的室外游泳池，我们买了票，便跟在熟门熟路的莉莉后头，说说笑笑的走进女用更衣室。等我换上泳装后，这才发现老妈的那件旧泳衣不但样式老气，而且尺寸对我而言真的是太大了，布料也松垮的失去了弹性，根本没办法紧密的包覆住我的身体。

我看着在身上宽松摆荡的泳衣，简直就像是偷穿老爸的大内裤一样，任何人只要靠到我旁边，都能轻易从四肢和胸前洞开的衣口把我身体看个精光。我无奈的又换上刚脱下的连身裙，走出更衣室。这时莉莉她们几个早都已经换好泳衣下水了，我找不到娟的身影，只能无助的站在更衣室门口观望着……“蓉蓉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娟从更衣室里探出头来，满脸的讶异“怎么了吗？”，莉莉她们听到声音，也从池水中回过头来看着我，我实在不想在众人面前说出自己的困窘，只好随口编了个最简单的理由：“哦……刚刚才发现……我……那个……突然来了……”，

莉莉轻笑了一声又潜回水里，只有娟（不愧是死党）看着我的裙摆，低声的关心着：“那怎办？你有带吗？”，我这时才想到自己编的理由有多唐突，相知这么多年，娟很清楚我的一切，一向很准时的我根本不会天天准备着，“我……我就……就折了几张卫生纸……”，“那多不保险！来……你进来……”娟急切的对我招着手。看着好友为了自己随口编的谎言这么着急，我带着又是感动又是愧咎的心情，转身重新走进了更衣室里。

“哇……你这件泳装好性感哦……”，娟身上穿着一件雪白色的漂亮泳衣，细细的肩带露出完整的肩颈线条，下身的高叉大胆的从耻骨一直开到腰线，双腿显得更为修长。娟有点脸红“这是暑假时我妈才帮我买的……吼……有够露的啦……我都快不敢走出去了……”，我围着她转；仔细打量着“不会啊……很好看啊……”，“当然啦，穿在我身上就只能好看啰……”娟又恢复戏谑的口吻……“要是穿在你身上，游泳池肯定暴动！”，我连忙回敬回去“嗯……你穿出去，游泳池应该不会暴动，只是水会直接满出来……”，“满出来……？”，“对啊……全是男人的口水……”，“恶！脏死了！”娟吐了吐舌头，摆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不必男人流口水啦，莉莉她们那几头海牛下去，水应该早就满出来了吧……”，想到莉莉那一票女生个个略嫌肥胖的身材，我也跟着笑了……“对了，这你先拿去用……”

娟转身从手提袋里拿了两小包卫生棉给我，“等等如果还要，你再跟我说，我这里还有……”，“哦……谢谢”，“谢什么啊！……38……快拿去换啦，等等你那卫生纸漏出来，看你怎么办……”娟做了个鬼脸。我不知道要如何解释，只好乖乖拿着手上的卫生棉，躲进旁边的淋浴间里。我把自己锁在淋浴间里呆站了很久，假装是处理好了再走出来，这时娟已经在泳池里踢着水了，我呆呆站在池边看着娟在清凉的池水中穿着那件漂亮的雪白泳衣……和莉莉那几个女生一起玩得不亦乐乎，而我却只能穿着一件棉布连身裙站在这里，心中忽然浮现了许多的惆怅……唉……如果我能多点零用钱，世界是不是也能变得像娟一样充满色彩？

午后的艳阳晒得我有些头晕，连身裙里整个背上汗湿了一片，正想再回去更衣室冲个凉快。忽然，娟神色紧张的在水中遮遮掩掩的逃到另一头去，莉莉那一票本来疯得有点野的丫头们也全都安静了下来，有的矜持的呆站在水里，有的不断吃吃傻笑，仿佛是几个女孩的智商同时全部归零了一样。我转头一看，那个黝黑赤裸的大男孩只穿着一件红色低腰的三角泳裤，宽厚结实的胸膛前挂着个哨子，慢慢走了过来。“嗨……”男孩露出一排雪白整齐的牙齿停在我面前，我这才看清楚他的长相，大概是18…9 岁左右的年纪，帅气的五官带着健康的肤色，发育完全的男性健美身体泛着汗水，性感得叫人不敢直视，“第一次来吗？”，我羞红了脸对他点点头，“太阳太大了，别站在这里晒……等等会中暑哦……”，他笑着比了比远处遮阳棚下的看台，“我那有冰茶，过来一起喝吧……？”，我抬头看着他那张诚恳的俊美脸庞，神色自然的没有一丝不安，让人不由得只能答应他的请求，“嗯……”我点了点头。

十六 岁的那天下午，这个黝黑健美的帅气救生员就这样在炙热的阳光下……走进了我的世界里……他叫蔡铭程，大概是因为他的肤色，朋友们都用台湾话喊他火炭，程从国小就一直是游泳队的，不过他家境可能比我还惨，虽然他功课不错又喜欢运动，但国中毕业后家里就没办法继续供他昇学了，跑去工地做了几年小工，一直都想着要回学校继续求学，但每天的粗重工作让他下了班后浑身疲累，根本没办法再多做些什么了。直到最近考上了救生员执照，就这么开始了白天到游泳池打工，晚上去念夜间部的生活。程很健谈，并没有因为衣不蔽体而表现出任何的不自在，倒是衣着整齐的我晕红着双颊不太敢看他。坐在全身赤裸只穿条泳裤的程身旁，一边喝着冰凉的红茶、听他风趣幽默的谈笑着，一边脸红心跳的偷偷闻他身上的男人味，时间仿佛被加速了一样。

娟很识趣的隐忍着笑意先走了，然后是莉莉她们带着一副《早知道我也生理期就好……》的态度，臭着一张脸也走了。夕阳忽然就这么落到地平线那头，泳客们几乎全走光了。只听到门口卖票的欧巴桑带着笑意用台语喊着“火炭啊，哩系麦下班谋……”。程惊慌的跳起身来“完了……我上课要迟到了……”，匆匆忙忙的把身边的物品收进他那个黑色帆布书包里“对了……你怎么来的？”，我懦懦地说是跟朋友一起走过来的，程问清楚我家的位置“那你等我一下……我顺便载你回去……”，“你不是要迟到了吗？”，程又露出那排雪白整齐的牙齿“我念侨泰的……这边骑过去刚好会经过你家……”，他抓起书包“你到大门口等我……我马上出来……”，转身秀出他那紧紧包裹在泳裤里的性感臀部，摆动着两只粗壮的大腿，从我眼前飞奔而去，一面回头喊着“等我哦……我还有话跟你说……”

他骗我，从他换好衣服走出员工休息室那一刻起，他就没再开口了。我默默的坐上他那辆老爷摩托车后座，默默的抱着他结实的腰，默默的回到我家前面的巷口。一直到我下车了，他才忽然出声“你还会再来吗……？”，这问题倒让我苦恼了起来，我是有点想再去找他，可是那泳池的门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好不容易才存的一点零用钱，今天也已经全花完了。他似乎察觉到我的难处“跟你说，你不要浪费钱买票，你下次来直接跟收票的欧巴桑说你要找我就可以了……”，“可是……她要是问我哪边找？怎么办？”，程很认真的看着我“那你就跟她说……你是我女朋友……”，“哦……”我羞红了脸；想点头又不敢点头。

第二天下午我忍不住，真的自己一个人又去了，欧巴桑倒也没多问什么，一看到是我就笑着摆手要我直接进去。然后是星期一……星期二……，那段日子里，程的身影占据了我心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几乎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一放学就急忙冲到游泳池去，把握住每个可以相聚的短暂时光，即便是离他下班只剩不到半个小时，我也要赶去坐在他后座……抱着他，让他顺路载我回家。我也曾跑去泳装店里，找到娟那件漂亮性感的泳衣来试穿，站在更衣室的镜子前面，幻想着自己和他一起泡在冰凉的泳池里……，可是看完标价牌上的天文数字后，我真的提不起勇气向父母开口。

程倒是很体贴，从没问我为什么不下水去玩，只是陪着我很快乐的天南地北的谈笑着。於是泳池边上的那个看台成了我家和学校以外的第三个窝，即便是只有手中一杯冰茶、即便是空气闷热到我不停擦汗，我也心满意足的坐着，坐在那个黝黑健美只穿着一件红色泳裤的帅气男孩身边。娟戏谑着说我一定是吃到超级春药了“……药效30天，每月吃一粒……”，然后又低声神秘兮兮的问：“你们是不是……那个……了？”，“哪个？”我满脸困惑的看着她，娟伸出大姆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比了一个很下流的手势，我脸上一热赶紧低下头去“才没哩！我们只是聊天而己……”

我们真的只是聊天而己……。程一直很规矩，连手都没牵过我，直到一个多月后的那个傍晚……10月的台中依然闷热，星期三下午只有两堂课，正想着可以陪他久一点，等我赶到泳池时，这才看见深锁的大门前吊块“泳池换水……今日暂停营业”的牌子，我失望的正要转身离开时……，“蓉！这里！”程从泳池侧边的铁门里探出头来喊住了我。

整间游泳池只有我和他俩个人，程还是全身赤裸只穿着那件红色低腰的三角泳裤，正在刚放满水的泳池边上忙碌着，我站在一旁看他把水管一条条的从池里拉出来再盘回机房旁边，他做完工作后抬起头“水好乾净……想不想下去游泳？”，我慌了起来“哦……可是……我……不知道……没带泳衣……”，他笑着牵起我的手，把我带到员工休息室里，打开书包拿出一个纸袋递到我面前，我打开来一看，是一件雪白色的泳衣，跟娟那件一模一样的漂亮泳衣，程满脸温柔的看着我“我看你朋友穿过……想说穿在你身上一定更好看……”，我知道这至少要花掉程一整个月的薪水，满脸心疼的说着“你其实不用……”，程忽然就吻上我的唇，没让我继续说下去……

员工休息室的淋浴间里，程在水花中低头吻着我，我已经忘了自己身上的学生制服掉到哪去了，只记得他在员工休息室里温柔的吻着我，吻得我全身发热意乱情迷，然后就糊里糊涂地全身上下只剩下胸罩内裤的被他带进淋浴间里了，他转开水龙头，水花从头顶上的莲蓬淋了下来，冰凉的水滴喷洒在我俩炙热的肌肤上，带起一层薄雾。

一只手伸到我背后解开胸罩的背扣，我顺从的让他脱掉我的胸罩，但也羞得赶紧用双手护住裸露出来的部份，他很坚定的拉开我双手，低下头来……热切的嘴唇吻上了我娇嫩粉红的乳晕，舔吮着我那硬涨的乳头，温暖的手掌盖住了我另一边的乳房，不断轻轻挤压抚弄着。我只能低声的娇喘……任凭他一边吸舔、一边抚摸我胸前那一对青涩但丰满的肉团。他另一只手从我身后伸进我那在水花中被淋湿的白色内裤里，不断摸弄着我圆润光滑的臀肉。

才16 岁的我被他挑逗的几乎无法站立，只能扶着他厚实的肩膀不断的颤抖……他离开了我的胸部，在我小腹前蹲了下来，两只手拉着我内裤的裤腰，轻轻的往下带，我那湿得透明的内裤从臀部上滑落下来，他一边吻舔着我的耻骨和鼠鼷，一边抬起我的脚……把我那道最后的防卫……从我脚踝上脱下来。这时水花下的我被他脱得一丝不挂了，水滴沿着我的胸口一直滑落到我的大腿上，他用膝盖轻轻顶开我并拢的双腿，两只手绕到我身后抚弄我左右两片圆润饱满的臀肉，他低下头来，嘴唇沿着我的耻骨向下吻吮着，轻轻吻过我那稀疏的耻毛，再一路往下……我的大腿愈张愈开，让他把下巴挤进中间来……最后他温热的双唇终於覆盖上我那道湿滑的肉缝。

他伸出舌头，探索着我那未经人事的私密，湿热柔软的舌头不断滑动着，轻轻地拨开我那两片单薄细致的阴唇，舔弄着我那还是粉嫩新鲜的密缝，舌头在两片阴唇间上下游动着，轻轻触碰着密缝顶端那颗小巧的阴蒂。

黏液不能自主的从我密穴里溢满出来，流泄到我肉缝旁边的嫩肉，我整个两腿之间变得一片黏腻……他张开嘴巴……覆盖住我整道肉缝，开始努力地吸吮着那些从我体腔内流泄出来的汁液，我心跳快到已经无法计数，紧咬着嘴唇不敢放声让自己呻吟出来，两手紧抓他厚实的肩膀……半是羞涩半是激动的承受着下体被他这样尽情挑逗，那一波波的快感从两腿间漫涎到全身。他扶着我……站起身来，把我两只手从他肩膀上轻轻拉下来，放到他身上那件红色泳裤的裤腰上，示意我帮他脱掉那件他身上唯一的衣着，我羞得不能自己……转过头去不敢看，他温柔的伸过头来舔吮着我的耳朵，我左右摇晃着脑袋想避开那痕痒的刺激。

忽然……越过他厚实的肩膀……我看到那件吊挂在淋浴间门板上的雪白色泳衣……那件他必须忍饥挨饿一个月才有办法买给我的漂亮泳衣……心里的黑洞开始成形……并逐渐扩大……我真的要帮他脱掉那件我俩身体间仅剩的阻碍吗？我真的准备要让他成为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我真的打算一生一世跟着他？我爱他吗？

是的，我真的爱他，甚至迷恋到无法自拔。他爱我吗？经过这一个月，我相信金钱对他的意义肯定非常重，如果他不爱我，那件漂亮泳衣绝对不会挂在那里，想想那是多大的牺牲，就连疼爱我的父母恐怕也不会愿意为我这么做……。他能给我幸福吗？相处一个月下来，我相信他能满足我的心灵，让我永远不会觉得无聊寂寞，从刚刚到现在，我更相信自己能在他身上享受到成为女人的全部快乐。

但是，我生命中的某项缺憾他永远没办法帮我填补……他永远也不能给我色彩缤纷的世界……我只能一直陪着他坐在閟热的看台上，喝着他自己泡制的冰红茶，现在这么做我会快乐，但以后呢？以后等到我们肉体松垂……白发苍苍……我还愿意陪着他坐在看台上喝冰茶吗？

“不！不要了！”我慌乱的推开他的身体，他吓了一跳“怎么了？”，“我……我不想……不想这么早……”我心虚的说着临时想到的藉口。他站在水花中好半天没动静，似乎在等着喷洒的冷水浇熄心中还炙烈的欲望，最后他关掉水龙头……靠了过来没再挑逗我，只是温柔的拿起他那条厚厚的浴巾轻轻包裹住我赤裸的身体，然后把我抱进怀里……。看他这样辛苦的压仰自己后……还能柔情似水的对待我，我只觉得自己更内咎，“对不起……”我趴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哭了出来，他拍拍我，哄着我慢慢说着“不哭了……我是真的喜欢你……你不想的话……我可以等……等你准备好……”，“人家……人家也是真的喜欢你啊……”

我抬起头抽抽搭搭地说着……“我爱你……”他低头吻了我，舌头伸了过来不断搅弄着，“……真……真的的……吗……吗……？……”，他很笃定的看着我“……真的……”，话说完舌头又伸了过来，“嗯嗯……我我……也……也……爱爱爱……你……你……”，正在担心他会不会又开始抚摸我时，忽然他就抬起头来若有所思的看着我“怎么你讲话结结巴巴的？不是很诚实的样子……”，我噗嗤地笑了出来，娇羞的低声说着“你把……伸过来……又一直动……是要人家怎么好好讲话……”，“是吗？我不信……”他故意挤出一脸怀疑的表情，“不然你伸过来；我试试……”张开嘴巴凑到我面前，“不理你了啦……”我羞红了脸把头埋进他怀里。

正在温存着，忽然又想到万一以后他又脱我衣服……要是我克制不住怎么办……，抬起头来“答应我……以后都不要再碰我了……等我们结婚再给你……好不好……？”，我想这样约法三章，只要我们没结婚就不会有事了，没想到他却是温柔的又吻了我一下“好……我的乖老婆……”，他没听出我话中的真正想法，反倒以为我只是单纯的许下承诺了“我会等……等我们结婚……，不过抱抱你没关系吧？”，被他抱在怀里的感觉真的很舒服，舒服得让我实在不想多做解释……